



画

韓 映 山 著



作

画

韓 映 山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1 9 6 2

作 画

著 者 韓 映 山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953毫米 1/32 印张：3 1/4 字数：47,000

1962年8月第1版

1962年8月第1次印刷 *印数：1—8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2025

定价：(八) 0.24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所收的十二篇小說和散文，大都是描写水乡人民的生活。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，描繪了水乡秀丽的景色和独特的劳动画面；反映了水乡人民高漲的劳动热情和欢乐的生活景象。作品文笔清新，富有詩情画意。

目 次

鞋	1
放鴨	7
摘菱角	15
織席	21
倒蝦簍	28
割葦	33
淀上雁翎隊	37
渡口	45
雪里還家	53
串親	59
下放前夕	71
作畫	83
后記	97

鞋

明天，小昌就要开干部会去，他是新选的生产队长。

当了干部可更忙了，整天价不得闲，除了到地里干活儿，还要跑东跑西，把鞋底子都磨成透窟窿拉儿了，他还那么挂拉着，到地里干活儿，他干脆就脱个光脚。媳妇打早就说：“鞋底子早就纳好了，过了大秋，我给你纳好鞋帮，就有新鞋穿了！”丈夫嘿嘿笑着，说：“有那空儿还多干俩劳动日呢！鞋店里不有的是鞋么！”媳妇一撇嘴，轻轻一笑，说：“哼，看不出你舍得买喽！”丈夫笑得更欢了，说：“泥里水里，新鞋也穿不上好来。”说着，就到社委会去了。

准备完明天开会的材料，小昌很晚才回到家来。他看见窗纸还闪着灯亮儿，原来媳妇正坐在灯下纳鞋呢，绳子擀得嘣嘣响。小昌心里一热，想：媳妇也干了一天活，还给赶鞋，可别累着呀！就说：

“小素，你干嘛紧着做鞋？”

“明天开会，你就光着脚哪！”小素抬起头，
膘了他一眼。

“我不是有这双旧的呀！先凑合着点吧。等你们放假的日子再做吧！”

“明天你就走了，一去十来天，城里那大马路，比不得咱这庄稼道。要扎了脚，我心……”她脸一红把话一转，“看你还领导生产不。”

丈夫听媳妇那巧嘴，说得那么贴理儿，就又咧开大嘴笑了，心里感到很甜蜜，坐在媳妇身旁，看她做鞋。小素不好意思起来，不由“哧”地一声笑了，说：

“看你！干一天活，总是不累，还不爬上炕去歇着，明儿还起早哩！”

“我陪你坐着说会儿话。”

“怎么那么多话儿呀！你快躺倒吧，再打岔儿，鞋成不了，省穿。”

丈夫听了媳妇的话，便脱了鞋。那鞋他自己看了都要笑：前脸已开了口，要了圈，象小孩子嘴似的，实在是挂不住脚了。他躺在炕上，伸着两只大脚鸭子，想起半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，小素给他做过那样一双鞋，是千层底儿，鞋底上还纳上花儿，有盘肠儿，有卍字儿，真是结实经穿，任凭你怎么排列，后跟也不倒倒，那双鞋渗透着多少爱情啊！交织着多少心思啊！想到这，他的

心又是一热。小素从跟他结婚以来，不仅在生活上给以很多体贴、照顾；而且在工作 and 生产上，给他的帮助更大。老乡亲们都说：“小昌这孩子，小时受苦，大了寻了这么个好媳妇，可算是挑菜拾了个北瓜——闹着了。”

刚结婚时，小两口到地里劳动，总是在一块儿，他们锄地，要比赛，看谁锄的快，锄的好。锄完了，两人还要特地检查一番，“看！小素，你这壟里还有棵芦草！”小素也检查他，找半天，什么草也找不到，就轻轻地说：“我得向你学习！”别的社员看他们这样要强，都从心里佩服！

他们浇园，一个看水车，一个改畦沟。“小素！水跑了呗！”丈夫喊着，“可别把水浪费了。”“放心吧！管保水跑不了。浇你的吧！”小素格格笑着，用铃一样的声音答着话。一边劳动着的男女青年们，抿嘴笑着看他们，有谁不赞美呢！

他们扬场，一个扬着，一个供锨，小素是把好手，她扬出的场是一条线（不会扬的是一大片），她那手腕儿一翻，象珠子似的麦粒，在空中翻滚，落下来，形成一个卧牛，能让人看出脊背。连老把式都咂嘴夸好。

没有什么能比在劳动中建立的爱情更炽热了！

当小昌当选队长的那个晚上，小素也去参加了会了，她躲在一个角落里，为丈夫感到光荣。她觉得，丈夫能挑这个担儿！假如说，工作遇到困难了，做妻子的应当去协助，不应该去拖累。真的，在日常的生活里，她果然按着自己所想的去做：她不用丈夫挑水，下工回来，她早早就把水缸灌得满荡荡；她不用丈夫喂鸡鸭，她临下地，就把鸡食儿拌好，把鸭子放到淀里去；投工摸夫的，她到自留地的小园里去，锄锄草，间间苗儿，收拾得挺干净。有时丈夫也走来，说：“嘿，咱家这零碎事儿，你一人都承担了！”

小素笑笑，悄悄说：“腾下你的空儿，多为全队想想，你的心思不应该过多的放在这些上头！”丈夫心里又是一热，血液象小河里的水似的在涨潮……

想起这些事，是多么令人兴奋啊！

“小素，你的问题，支书又跟你谈过没有？”丈夫突然问。

“谈了，上个集日我找支书汇报了一下思想情况，我觉得我还不够条件。”小素抬起头来，脸儿红红的，明亮的眼睛里，闪出那样一种光，又看了丈夫一眼说：

“你得多帮助俺呢！”她把编鞋的针，往头上磨磨。

“咱们共同进步吧！”小昌沉思地说，觉得有更多的话要说，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。

屋子里静静的，只有嗒嗒的编鞋声和灯花的爆碎声。窗外的鸡窝里，有鸡鸭的扑腾声。

小素说：“你怎么老是睡不着呀？”

小昌笑了，索性睁开眼说：“是呢，我也纳闷，老是不困。”

小素也笑了，说，“平常都是一沾枕头就呼噜起来，叫也不醒。”停了停又说：“你要不睡，起来给我写几个单字吧！”她拿过绞鞋样子的纸说，“就写在这上边吧！可写好点啊！”

小昌拿出笔问：“写什么呀！这么晚了还学习。”小素每晚要坚持学三四个单字的。

“写一个‘当’字，”小素说，“就是当家做主的当。写上了嘛？再写一个‘好’字，就是好人的好，写工整一点儿，别太草了。”

“写这个干嘛呀？你又不是不认识。”丈夫停住笔。

小素把头一歪，说：“我有用，不许问。”怕他识破秘密，就把那鞋样纸抢过来，说：“叫你写你就写嘛，老直着脖子问么呀！不用你了，快睡你的觉去吧！我还有几针就成了。”

丈夫嘿嘿笑着，只好又躺下，合上眼。

.....

夜半，外面起了风，有雨声敲打着屋顶。

淀里的水喧嘩起来，嘩嘩嘩……

小素推了丈夫一下说：“你听，又闹天了。”

丈夫机灵地坐起来说：“这鬼天气，不缺雨，它偏下雨，咱们的庄稼长得正旺，要是涝不了，一定是个十成年景。”

小素说：“要是老下，明天还能赶路吗？”

“能。明天一定得赶到城里。”

可巧，到天明，雨停了，只有清凉的小风吹起来，吹来雨后田野的庄稼香气。

小昌背好媳妇打好的行李，又到社长那儿去了一下。又想想队里的工作，该安排的都安排了，就走上奔县城的路。

走了一段泥水道，上了河堤，道才好走了。当他正要穿媳妇昨晚做的那双新鞋的时候，发现鞋底有八个字：“学好本领、当好干部”，那字很秀气，很工整，是用红线绣成的……

于是，他的心又是一阵热，急急迈开大步，赶奔前程。

1961年8月

放 鴨

“呱呱呱呱”——这是白洋淀的鴨子在叫呢！

淀边的水草丛里，有成群结队的大鴨子，一边叫着一边拍着翅膀。它们在找食儿吃，淨找什么食儿？只有小放鴨员春安儿最清楚。

春安儿划一只小船在一边看着它们。这小船比筐簰大点，划起来很轻快，能在浪头尖上行走。

春安儿看着鴨子吃食儿，它们把脖子扎到水里去，吃那小蝼蛄和小鱼。有时候，鴨子们吃饱了，就相互追逐，这个骑着那个玩，把淀水搅得唏啦嘩啦地响。

太阳升到大树叉把那儿了，按说爷爷该来了——春安儿想：莫非爷爷又为社里的事耽搁住了？

因为爷爷什么手艺儿都会，会捻船、会织网、会逮鱼、会打枪。但他特别拿手的是孵小鸭，他孵出的小鸭又壮实又爱活。拿起一只小鸭来，

他只用手一攥，就知道是公鸭母鸭。他又是全村的大好人，平常谁有什么事都去请他，他是逢求必应的……

爷爷的脾气很好，跟谁也说得来，他那么大岁数啦，有时还有点小孩子的性情，他专愿跟孩子们逗着玩。热天，他看见有那光屁股的小小子，就用手弹着他们的凸凸的肚皮说：“来，摘个西瓜，看看熟不熟。”要不，就用脚丫子轻轻踢着小孩的屁股蛋子，嘴里唱着：“踢灯卦，打灯台，娶了媳妇闹着玩。”逗完了，他就咧开没牙的嘴嘿嘿地笑。

爷爷很喜欢春安儿，几岁上，春安儿就跟爷爷在一个被窝里睡觉。爷爷给他讲过很多故事，讲爷爷小时候受苦的事儿。咳！有谁比爷爷受的苦更多呢！很小，爷爷就给地主当小打杂儿，给地主家放鸭子。十冬腊月，爷爷还没鞋穿，就光着脚板在冰上走，后边还拉着冰床；地主却穿着老羊皮袄，还坐在冰床上嘛哈。那一回，爷爷冻掉了两个脚趾头，直到如今，爷爷的脚落了个残疾，一到阴天就痒痒疼痒痒疼的。

解放了，爷爷是多么高兴啊！土改时分了房。成社后，爷爷更积极了，他成天在社里忙活，脸上老是有个笑模样。公社后，社长让他专门养鸭子，他把鸭子养得多肥硕，多水灵啊！春

秋两季收蛋最多，鸭子很少丢蛋。

太阳都这么高了，爷爷为什么还不来呢？

春安儿把小船划了两下，又直起脖儿望望村里。

村上，炊烟袅袅，岸上的席垛，闪着白光；村边上，有姑姑、姐姐们在织席。

啊！在通往村里的泥水小道上，那不是爷爷来了吗？他那右脚不大得劲儿，走起来还有点踮脚呢！

走近了，春安儿看见爷爷那红光光的脸了。

“爷爷！”春安儿高兴地喊，“你怎么老不来呀？”

爷爷笑笑说：“供销社来收鸭蛋，社长叫我帮着点了点个儿。”爷爷说着，趟着水上了小船，“怎么，安儿，等急了吧！走，把篙儿抄起来，咱到小北淀放鸭去！”

春安儿用小竹篙一哄，鸭子们呱呱呱地晃着走了，它们还不断地回头看。

爷爷划着船，指着淀里那大片的稻田说：“安儿，你看咱这稻子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春安儿看着那黄杈杈的稻穗，说：“象一领席儿似的，真叫人喜欢！”

“喜欢吗？”爷爷说，“可别叫鸭子进去吃稻穗。吃了稻穗，咱鸭子胖了，可稻子就少收了！”

“你光说大实话。”春安儿知道爷爷又在逗笑。

“少收了稻子，咱就少吃大米饭了。”爷爷又加了一句，春安儿更笑的欢了。鸭子们不知为什么笑，光是摆着脯儿往前鬼。“爷爷，你还给我说故事吧！”春安儿扬着脖说。

“没故事喽！”爷爷说，“我肚里光剩下笑话了。”

“那您就说笑话。”春安儿忍住笑。

“笑话，笑话一大摞，锅台后头，种着二亩瓜，拐子偷去了，瞎子看见了，聋子听见了，哑吧学舌了……”

“又是这个，爷爷光逗着人家玩儿。”春安儿扑楞着脑袋不再听下去，又央求着：“给人家说个好听的！”

“好好，说个好听的。”爷爷笑悠悠地：“两口子，织席卖簋子……”

刚说到这，只听那边葦塘里，“唏哩呼喽”跑出一群大鸭子，象是被什么追赶过，带着惊慌的样子，钻入鸭群。

春安儿惊喜地说：“爷爷，哪来的这么些大鸭子呀？”他拍着小手说，“这一下咱可好了，白白添上这么多大鸭子。”

爷爷停住桨，趑趄着眼数了数，有十几只大

母鸭。他又抬头往远处望一望说：“这一定是炸群了。”又自语地说：“这是哪村的？这一下损失可不小啊！也许……”

“什么叫炸群呀？爷爷。”春安儿问。

“放鸭子就怕这个，鸭子们呆得好好的，被水野狸或是毒蛇一咬爪，鸭群就惊了。”爷爷说，“这一惊，非同小可，鸭子就全散了群，各奔东西，疯也似的逃，再怎么哄也圈不住了，这就叫炸群……”爷爷说完，又往远处了望，嘴里说：“丢鸭的人，不知多着急呢！”

“咱管他呢！”春安儿说：“咱弄回去杀肉吃了吧！”

“净瞎说！”爷爷忽然一下沉住脸说，“一个毛儿也不许动人家的！小孩子家，怎么那么馋！”爷爷从来没这么斥打过春安儿，想是真生气了。

“也许是前边马庄的，咱送去看看。”爷爷说着，又摇起桨。转过一片荷花淀，又过了一片葦塘，只见对面划过一只小船来。划船的是个姑娘，梳着两个小抓髻，东张西望地看什么，往这边望了望就喊：

“喂！老爷爷，看见鸭子了吗？”

爷爷心里一喜，想：找主来了，待我跟她开个玩笑：“喂！闺女，我看见好多鸭子呢！”爷爷说，“我是放鸭子的，看不见鸭子还行吗？”

小姑娘苦笑了一下说：“我刚才说得不全面，我是说，看见我们丢的鸭子了没有？”

“你的鸭子丢了？”爷爷成心逗她，“你是哪儿的？姓甚名谁？这么不负责任呀？”

“我是水乡农场的放鸭员。”小姑娘红红脸说，“我叫爱丫儿。昨天傍晚，鸭子放得好好的，不知为什么，鸭子一下就乱跑起来，我怎么追也不顶用……”

“那是鸭子炸群了！”春安儿插一句，学着大人的样子，“那是水野狸或是毒蛇咬鸭爪呢！”

“是呀！我刚放了半年，经验还少。”爱丫儿象是在检讨了。

爷爷看这小姑娘天真可爱，便还想逗她：

“爱丫儿，我问你，你丢的鸭子净什么样的？有什么记号？”

小姑娘想了想说：“有大花脖的，有麻丽翅，还有……那么多鸭子，哪里就记得清呢？”

“常放鸭记不清还行？我看你别叫爱丫了。”爷爷笑着说：“就叫爱丢吧！”

笑完，爷爷把船闪开，叫鸭子到前边来，说：“你看，这里有十二只母鸭是你的不是？”

“哟！果真是俺的。”爱丫儿欢喜地跺着脚，“这一下俺都找到了，整整还差这十二只。”又笑嘻嘻地向爷爷道谢，连连说：“爷爷！您真是